

诗词

雨游蒋岗村万亩荷塘

王家富

连绵细雨润芳塘，万亩风荷抽杆长。
白鹭翩跹翻碧浪，轻舟荡漾沐清光。
花途轨稳高朋集，野市人言佳味香。
农旅相融荣故里，云端拓客富村庄。

注：轨稳指架设在荷花塘中供游客乘坐的小火车。

小菜园

邵俊强

修缮房子的时候，我在三楼的阳台上留下几平方米的空间，砌了一个小菜园。宽约一米，长约五米。开春，妻子种上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。黄瓜秧子扯出了藤蔓，妻子因陋就简，用扫把杆给它搭了架子。看着它渐渐地爬高、开花、坐果。当摘取第一根水灵灵的黄瓜时，那种舒坦劲儿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了。有了三楼的收获，我把目光又投向了一楼的院子。院子约三四十平方米，平时根本用不到，便零零散散地添置了几十个花盆，把花养得半死不活的。

我决定充分利用小院的空间，从网上买了三组两米长的种植箱。种植箱是聚酯板合成的，轻便灵巧，不怕沤。但是不能移动，带土稍微一动位置，就散架了。这跟我想象的有很大差距，很是沮丧。后来，发现木箱比它贵不了多少，品位也更高，干脆又买了三组木头的，摆在那儿像模像样。又找来泡沫包装箱、废旧的涂料桶。而原来的花盆最雅，陶土的，透着气，种点细巧的菜正好。把这些家伙什儿一字排开，我就有了地主老财的感觉——虽然总共不过十来平方米。

种植箱弄好后，我又花钱从乡下买来了一车河岸土和一车发酵好的鸡粪，黑得流油。土肥堆在院子里，我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把它们掺匀。掺土的时候，我像个孩子似的，一把一把捏着闻，妻子说我傻了。我说你不懂，好土有香气，这鸡粪经过发酵，哪里还有一点儿腥臭，简直像酱豆的味道。

看我购买了种植箱，网上立即给我推荐了豆角种子，从遥远的陇东寄来，100粒才两元钱。我把种子用温水泡胖了，再把它埋到土里，然后就是静静地等待。

等的过程最煎熬也最享受。头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箱子前看，看得眼珠子都要掉进去。忽然一天，看见一点嫩芽拱出土来，弯着脖子，像个问号。那一刻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好像什么东西被点亮了。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是种得挺全：有茄子、辣椒、黄瓜，还有紫苏、荆芥、薄荷荷……去年自驾游在山东大集买的芋头，我也留了几颗种子种到了花盆里。几天过后，芋头苗出土，有一种滴水观音的模样，甚是好看。

以前下班回家，就是往床上一躺，刷手机。现在不一样，进门先奔菜园子，看看黄瓜秧长高了多少，西红柿增加了几个，哪里有草芽钻出来了要拔掉……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就搬个小凳子坐着看，看夕阳把叶子照得透亮。收获是最有仪式感的。摘一根黄瓜，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，放到嘴里一咬，脆生生的，带着阳光的味道。长的几个青椒，要和几个鸡蛋凑在一起才够一盘。超市里两块钱能买一大堆，可自家种的不一样。炒出来，味道似乎比超市里买的青椒味道纯正了不少。妻子说，这是没有农药化肥原生态的味道。我说，这就是日子本来的味道。

情感

八一承父墨

张时卫

父亲离开我们已然四年。四季更迭，风物依旧，家中灯下再也寻不到那位伏案执笔的身影。我恰逢生于八一建军节，军旗飘扬之日便是我的生辰，这份与生俱来的缘分，紧紧系着父亲戎马半生的峥嵘过往。我素来偏爱提笔写些生活随笔，记录烟火日常与心底心绪，这份对文字的眷恋，是历经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父亲，留给我最厚重绵长的馈赠。方寸笔墨落下，一字一句，全是对老父亲沉甸甸的思念。

父亲的笔墨初心，生根于枪林弹雨的军旅岁月。年少从军，他先后投身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，在炮火硝烟里守家国、卫故土。行军间隙、战壕灯下，他总借着微光提笔记事，记下战地见闻、战友情深与保家卫国的赤诚心愿，将一腔热血凝于纸页，一次次向报刊投递短文。枪杆护山河，笔纸寄初心，硝烟淬炼出他刚毅忠诚、恪尽职守的军人底色，也让文字自此伴他一生。

硝烟散去，家国初安。1958年，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转业，他不是安徽人，却毅然投身安徽地方建设。1961年春，一纸组织调令，安排他前往新组建的合肥市手工业管理局人事秘书科任职。久历沙场征战，此前从未接触文秘文职工作，他虽有志忑，可军人服从组织、勇挑重担的信念早已刻入骨髓。

任职之初，他牵头筹备合肥市手工业联社社员代表大会。带着老兵严谨细致、事事稳妥的作风，他日夜操劳统筹会务。白天敲定议程、逐项核对细节；入夜听完工作汇报，便连夜伏案撰稿、校对、印制会议简报，次日清晨准时分发到位，保障大会有序推进。三日会议圆满落幕，相关事迹刊载见报，他成为一名征战过两大战事、支援皖地建设的老兵，扎根岗位、以文践行使命的温暖印记。

往后岁月，公务繁杂、家事缠身，却丝毫没有

随笔

斑鸠与猫

周彪

小区的草坪上，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斑鸠觅食，它们就像家养的小鸡，一点也不怕人，时常在人的脚头前跳来蹦去，只有在你弯腰捕捉它时，才扇动翅膀飞出几米，然后又开始了它们的觅食。有一天，我无意间在草坪上发现被捕食的斑鸠，现场可见搏杀与挣扎的痕迹。我脑子里瞬间开始搜索元凶：是狗吗？业主们养的都是宠物狗，从没看见狗捕斑鸠的现象。是猫吗？宠物猫从不缺吃的，且大多数都失去了原有的野性。是其它混进小区的猛禽？可小区里从没见过猛禽的身影。难道是蛇吗？可蛇吃东西是吞咽的，不可能留下翅膀和一片狼藉羽毛，心里的问号一直没有拉直。

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我站在卧室窗户前，望着窗外的树木，听着鸟儿的鸣唱，做着舒展身体的动作，不远处一只斑鸠印入眼帘，它形单影孤，站在那片血迹已干的草坪上，呆呆伫立，它那举动似乎在吊亡，又像在寻觅，然后又一步一啄，漫不经心地觅食，可就不远处，一只黄黑相间的流浪猫正在弭耳俯伏，静待时机，这只斑鸠浑然不觉危险就在眼前。就在灾难即将发生之际，树上几只灰喜鹊发现了流浪猫的存在，便在猫的潜伏地上下翻飞，大喊大叫地提醒斑鸠，斑鸠抬头观望，稍稍愣了一会，似乎听懂了灰喜鹊的提醒，迅速扇动翅膀飞落到一旁的香樟树上。我本以为一场捕捉大戏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流浪猫并不甘心收手，就在斑鸠飞落树枝之际，它也顺势爬上了那棵香樟树，躲在一丛茂密的枝叶中隐蔽起来，等待斑鸠犯错。猫与斑鸠之间距离也仅两米左右，斑鸠似乎并没有发觉流浪猫的跟踪，站在树枝上没有感受到害怕，倒是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为斑鸠的命运担心。流浪猫的行为，没有骗过几只灰喜鹊的眼睛，它们围绕着流浪猫隐藏处，扇动翅膀，上下俯冲，

停下他笔耕的脚步。省内外多家报刊、广电平台屡屡刊发他的文稿，短文见报便如作战凯旋一般欣喜，一篇稿件登上省级报纸头版头条，字字匠心，殊为难得，更是他半生伏案最引以为傲的荣光。他小心翼翼剪下每一篇见报文章，装订成厚厚一册剪报集，这既是笔墨耕耘的心血，更是一位老兵半生赤诚的见证。奈何世事动荡，为避无端风波，万般不舍之下他含泪焚毁所有珍藏，一纸墨香化为灰烬，这份遗憾自此萦绕心底，终生难释。但战火与军旅赋予他的坦荡风骨，从未随纸页一同消散。

文脉相承，父女同心。循着父亲的足迹，我也执起纸笔书写生活，多篇随笔陆续刊发。往年每到八一，恰逢我的生辰，便是家中追忆父辈军旅岁月、建设地方往事的时刻。灯下父女对坐，我和他分享写作投稿的感悟得失，他翻出珍藏的旧军装照片，回望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的峥嵘岁月，细数当年主动转业援皖、听从组织调动的过往，温柔点拨我的行文思路，叮嘱我多体察生活、沉淀心境，勉励我坚守所爱、坚持执笔，多积累生活素材、沉淀人生感悟，期许我来日整理文稿，编撰一本属于自己的散文集。他时常教诲我：行文先立身，做人要像军人一般正直坦荡、心怀家国，守本心、有担当。

父爱深沉内敛，藏在细碎日常里：深夜客厅长明的灯火，接过我行李箱时微微佝偻的脊背，电话里一句朴素的“钱够花吗”，人生长路中永远回头就能望见的守望目光。我见过他身着军装、历经战火依旧英气勃发的模样，也看着岁月慢慢压弯他的脊背，白发覆满两鬓。从前羞于开口的感恩与牵挂，如今尽数化作文字，留存独属于我们父女之间最珍贵的温情记忆。

一别四载，岁岁惦念。每逢八一，生辰如约而至，父亲昔日的叮咛与期许仿佛犹在耳畔。

左右盘旋，大喊大叫，它们的叫声又引来了一群同伴，一起参与叫喊，时不时还在空中做出攻击流浪猫的架势。那只反应迟钝的斑鸠，似乎意识到了危险，又一次扇动翅膀飞走了。望着飞走的斑鸠，我的心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再没有见到过那只孤单的斑鸠，或许它再也不愿回到这块伤心之地。据说，斑鸠是非常忠贞的鸟，一生都坚持一夫一妻制，如果另一半不幸死了，它们会终生不嫁或不娶。

人与动物也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民谚有：“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”一个不加防范，另一个精心设计，寻找机会，一旦有机可乘，便置于你死地。人们比较熟悉“关羽大意失荆州”，却很少知道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孟达大意丢失生命的故事。孟达原是曹魏新城郡长，（湖北房县）在诸葛亮策反下决定投靠蜀汉。孟达在曹魏政权中最惧的将领是司马懿，司马懿当时驻防宛城（河南南阳市）距首都洛阳八百里，距孟达一千二百多里，加起来二千多里路，司马懿即使再会用兵最快也要一月有余才能抵达新城，“有一个月时间，我一切都可以准备好了，何惧之有。”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大意、误判，行动上准备不足，给了司马懿一次出其不意的机会，他仅用八天便兵临城下，一下子打乱了孟达阵脚，司马懿又用十六天便攻破新城，怒斩孟达。孟达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生命代价。

动物有天敌，人类存敌手。人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动物，要在波谲云诡的社会丛林中生存，少信所谓的人品，因为人品一百年也未必修成；多信真实的人性，因为，人性在分秒之间便会显现。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都告诉人们，人世间的绝大部分悲剧，都是由麻痹大意的轻敌，不加防范的轻信造成的。